

远洋的召唤

〔苏〕戴维森 马克鲁申 著



新华出版社

远洋的召唤

[苏] 戴维森 马克鲁申 著

丁祖永 倪家琛 赫崇骥 译
王鹤年 谢光政 郭昭熹



新华出版社

远 洋 的 召 唤

〔苏〕戴维森 马克鲁申 著
丁祖永 倪家琛 赫崇骥 译
王鹤年 谢光政 郭昭熹

*

新华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625印张 插页2张 290,000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5203·006 定价：1.20 元

译者的话

本书叙述了沙皇俄国在十八世纪试图打通南方海洋航路的多次计划和实践。为寻找暖水港，扩张俄国版图，沙皇俄国不惜多次派出队伍和人员，先是由彼得一世开始，继之为叶卡捷琳娜女皇和保罗一世，历经三个朝代；加上堪察加流放政治犯的暴动，夺船远航，经亚洲、非洲返回欧洲，实际上促进了沙俄打通远东一波罗的海航线计划。他们并警告日本，说“俄国在千岛群岛修建碉堡，准备对日本发动进攻”，还企图借用它国海军占领台湾。

本书引用了不少沙皇宫廷档案和俄国海军史料，且多为第一次发表。作者强调“从古代起俄国就梦想着南方的海洋”，“古时远方海洋的召唤，在今天发出了多么大的回响”，“应当一次又一次地回顾过去”，“研究了祖先，也就了解了我们自己”。

原作于一九七九年在莫斯科出版。作者称：几年前曾发表《遥远国度的面貌》一书，受到苏联国内“广泛注意和赞扬”，因而继续撰写了《远洋的召唤》。

本书引用了大量俄国古代史料，不见正史，难以核对，且多为古俄语，译文难免有谬误之处，敬希指正。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圣旨：开拓进入南海的道路.....	(7)
第二章 俄国的海军看到过赤道以南的道路吗？.....	(56)
第三章 他们在马达加斯加遭遇到什么.....	(129)
第四章 人们对未来的征途是否有很多了解.....	(161)
第五章 舰队启航了.....	(185)
第六章 第一艘俄国军舰航行在南方海洋上.....	(216)
第七章 俄罗斯人第一次越过赤道.....	(255)
第八章 从冬宫的窗口还看不见海洋.....	(313)
第九章 在好望角的乌克兰人、雅罗斯拉夫人 和下戈罗德人.....	(373)
第十章 叶卡捷琳娜时代有些什么读物.....	(416)
结束语.....	(461)

序 言

有什么还能比过去时代的文献、人的踪迹更能说明问题的呢？就连文件的标题也是一部会说话的历史。不妨看看这样一个文件吧：

《彼得一世皇帝陛下颁给维尔斯特海军中将、米亚斯诺伊舰长和科谢列夫上尉的全权证书，国王陛下接受对马达加斯加国王的保护，允许他旅居俄国并答应全力保护他。》

再看看另一个文件：

《皇帝陛下致马达加斯加国王，敦请他热诚接待来人维尔斯特海军将领并委托这位将军进行交涉》。

这两个文件签署的日期是一七二三年。文件存放在莫斯科的一个档案馆——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里。彼得时代其他的一些文件也谈到过同一事件。文件里谈到，二百五十多年前曾经有几艘船只做好了从涅瓦河离岸绕航非洲的准备。

读者大概会想，当时人们对于非洲又能有些什么充分的了解呢？

是的，人们对情况的了解确实非常有限。甚至后来在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彼得的女儿统治的时代，人们有时也把非洲说成是神话般的远隔十万八千里的国度。

“……非洲到处是大象、狮子、豹、骆驼、猴、蛇、蜥

蝎、鸵鸟、火鸡和许许多多罕见的猛兽。这些飞禽走兽不仅使过往行人伤脑筋，就是当地土著也感到讨厌……”

我们从古书中看到的都是一些奇异的猛兽和野蛮人。然而有关远航的材料使人好象亲临其境地经历了这远渡重洋的一切，犹如看到了手持燧发枪的士兵、佩带利剑的军官、独眼的海盗、残暴的国王、宫廷的妖术者。还有漂亮的妇女！她们心焦地等待着漂泊远方的恋人。

那神秘而又奥妙的……

呶，一句话，凡是善于讲故事的人所需要的应有尽有！

如果我们会写童话故事，那该多好啊！学者们写的书可太多了，然而童话故事呢……报纸上好象曾经刊登过关于一个女孩抱怨作家不写更多的“从前有一个……”这样简单开头的故事了。

可是笔者同样也不善于写童话故事。况且这本书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因此，我们应该写那些实际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只是现在有谁知道那些久远的年代是什么样的呢？哪些叙述的是事实，哪些是虚构？又怎样去区分事实和虚构呢？

这是彼得颁发的诏书……对于我们来说，这些诏书象是儿时听到的故事。可是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确有其事。诏书是彼得当年口授或是亲手写就的，后经御前文书官眷写清楚。为传送这些诏书派出了三桅炮舰。近五百名水兵和军官参加了这次严格保密的航行。他们当中牺牲者不计其数……

就说那部描述非洲到处是蜥蜴和其它猛兽的书吧。它并

不是一部没有价值的书，而是一本大部头的科学著作。它就是一七五三年帝俄科学院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古代地理简明指南，附古代名地现状释义》。

这里要弄清楚的是，在哪里寻找事实，在哪里寻找虚构。不研究当时的虚构是否能理解当时的事呢？为了创造现在看来是十分幼稚的世界模式，用去了多少人的劳动和才华，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啊！我们有时难于理解，我们的祖先怎么会相信看来显然是荒谬的事情呢？我们的后代在议论我们的时候也将是困惑不解的。可是如果他们禁不住要对我们意识中的事实与虚构分辨一番的话，能够弄明白什么吗？能否把人类认识中虚构与事实兼而有之的纷乱如麻的症结一刀断开呢？

每个时代都有某些概念遗留下来，传给后人。另外一些概念逐渐消失，变得无影无踪。然而不判明那些消失了的概念，简直就不能理解过去。最难的是，找到那些曾经是尽人皆知，而且又是最起码、最平凡的东西。人们很少著书立说介绍这一点。甚至人们还要问，为什么要写大家都非常清楚的事情呢？可是，这种公认的事情一旦过去，看你怎能追寻到它的踪迹！

那时，人们互相议论的是什么呢？沉默不语吗？可以请教的人是没有的，谁也不会作出答复。风不会传送人们的话语——普普通通的日常的话语。今天，风也两样了，人们说的，沉默不语的，如今都完全不一样了。

哪怕是过去时代最小的一点事情，要想弄清楚又谈何容

易啊！又何况太古呢？就连自己的往事也难以回顾。我们当中每个人已流逝的岁月都蒙上了新的意境。一年年地掠过……

事件的见证人已不在人间，
向谁去哭诉，同谁去回忆……

在电化的世界，怎么会闻出连煤油灯也早已被人们忘却的松明时代的芳香呢？在几百年的黑暗中，很容易看到现代的轮廓。对于往事用今天的眼光来观察，解释起来非常简单。而对历史学家来说，罪恶的诱因，就是确信历史是在他的掌握之中，对过去的取舍，由他自行酌定以迎合当今之世……浮士德不就是因此而呼吁：

请不要去触动久远的古代，
我们是无法拆散它的……

然而人们总是想着既往。象昔日炼金术者寻找点金石一样，过去和现在都在往事中寻找答案。可是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到答案呢？要知道，各个时代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

未来成熟于过去之中，
过去消亡于未来之中。

本书也是描述往事的，介绍俄国人向南半球航行的最初的构想，介绍十八世纪曾经到过热带地方的俄国人。

我们还研究了这些旅行者走过的足迹。翻阅了古代的记述——厚厚的几部带有插图的日志以及经过周密核实的，回国后经过整理或是因途中死亡而中断了的手稿。现在摆在书橱里的这些文献已经成了那几次远航的纪念物品了。书背上

烫金的字体已经脱落，装订的皮面已失去光泽。然而这些旅行家好象活着的人一样，正在叙述着异国的风土、海洋和他人的幻想。他们叙述着完全是另外的一种生活。

在翻阅一大堆档案材料时，我们发现了还保持着昔日味道的历史故事。我们研究了文牍人员华丽的字迹，仔细地察看了古代的文稿和褪了色的地图。我们想弄清楚，从这里，即从我们的北方起，旧世界（指欧洲、亚洲、非洲、——译注）的南部边陲在彼得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祖先的祖先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他们极欲远涉重洋到那些遥远的国家。为什么他们急不可待地要看到那些地方的生活状况，并同本国的生活方式加以比较。

远洋的召唤……

这召唤也将传到我们和你们这里来。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大海，甚至连最遥远的海洋也早已有人研究过了。数以百万计的旅游者从远洋客轮的甲板上和从喷气式客机的舷窗里懒洋洋地瞭望着海洋呢！

昔日，远洋的召唤则不然。我们也曾试图透过时间辨别它——那么暧昧不明的令人忧虑的呼唤。

几年前，我们曾编写了《遥远国度的面貌》一书。我们感到幸运的是，该书得到了反应。^①读者向我们提出了许多

^① 对该书作出反应的有文艺刊物和社会政治刊物（《新世界》、《文学评论》、《在国外》、《新时代》、《知识就是力量》），历史刊物（《历史问题》、《近代史和现代史》、

忠告，出了新题目，协助我们找到了新发现的历史文件。在此向所有曾经帮助我们把工作坚持下去并帮助我们写成现在这部书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远洋的风浪声，
在剧变的彼得时代，
冲进了俄国。
不可思议的南方海洋的召唤，
在整个十八世纪里，
不安地呼唤着俄国。

《历史教学》），东方学刊物（《亚非人民》、《今日亚非》），地理刊物（《地理学会学报》、《苏联科学院院报。地理部分》），还有外国刊物。

第一章

圣旨：开拓进入南海的道路

一七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六，一个隆冬阴天的清晨，两艘三桅炮舰出海远航。奉皇帝陛下的圣旨，这两艘三桅炮舰驶离了位于雷维尔以西四十七俄里的口岸，雷维尔当时是俄国舰队唯一在冬天很少封冻的一个港湾。这个口岸当时叫罗格尔维克，后来改为波罗的海港，现在叫作帕尔吉斯基港。而且，就是雷维尔本身现在也叫塔林了。

罗格尔维克当时在彼得的计划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一七二三年夏，彼得在他的几位大臣陪同下经海路去罗格尔维克，并在那里建起一条很长的防水堤，堤上有秘密的道路和炮位。陛下当时产生了一个愿望，想把他的军港也移到这里来。因为在喀琅施洛特（喀琅施塔得的古称——译注）发现了大量淡水泥砂，使舰船很快损坏。在罗格尔维克，海面形成一个大湾，周围峭壁环抱，中间宽阔，足以停泊上千艘大船。港湾深而不存淡水。”

历史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科斯托马罗夫就是这样描写的。他写道：“一七二三年八月，彼得从罗格尔维克返回之后，就在喀琅施塔得建立了舰队，并对他以满腔的热情，用毕生的精力完成的事业感到洋洋得意……”①

十二月五日，彼得签署了向考察队旗舰司令维尔斯特海军中将发出的诏书。

“命你从罗格尔维克前往圣彼得堡，在那里乘阿姆斯特丹—加列伊号三桅炮舰并率领一艘杰克龙杰利夫德号三桅炮舰，在主的保佑下航行到东印度，即航行到孟加拉……”

彼得指定的行程要经过俄国人未曾见到过的地方——绕非洲进入印度洋。船只必须经过马达加斯加东海岸到达地图上勉强看得到的圣玛丽岛。之后，只要情况良好，就继续航行下去。

横渡印度洋，绕过印度在孟加拉靠岸，并“在上帝的保佑下到达东印度的指定地点。在那里要觐见蒙兀儿大帝，想尽一切办法竭力敦促他同俄国通商并同他订立条约……”

这项计划甚至在罗斯的改造者的设想中也是最大胆的设想之一。刚刚诞生的俄国舰队连欧洲的海上道路尚未完全掌握就要周游半个世界。

凡是听到和著文介绍彼得的这一设想的人都认为这是胆大妄为。要知道，当时就连闯进芬兰湾浅水地带，即后来的马尔基佐夫洼地都是那么的困难，可是竟然准备要绕非洲航

① H·科斯托马罗夫：《俄国历史》，第2卷，第237—238页。

行呢！年轻的舰队并没有看到海洋上的狂风骇浪——一举就冲进了致命的深海——风暴角。当时“水手”这个词本身还没有来得及俄罗斯化和变成民间语言，来自坦波夫和沃洛格达各要塞的“水手们”以及在“荷兰和英国”船长那里尚未学习完毕的许多军官，甚至还想象不出海洋的无边无际的样子。

所有这些人都是这次大胆远征的确凿的见证人。《一七二三年俄国同马达加斯加关系》史料中的各项文件保存在苏联外交部俄国对外政策档案馆里。

这份国书（一七二三年十二月三日）成了彼得一生中最后几个月的纪念。

“朕，彼得一世，全俄罗斯和其他各地、各地的天命皇帝和真正君主，兹修此书，乃因获悉誉满海外的马达加斯加岛国王陛下过去曾向已故瑞典国王寻求保护……为此，朕向马达加斯加国王陛下表示善意，特派遣敝国海军中将维尔斯特、舰长米亚斯诺伊和海军上尉科谢列夫觐见陛下，陈述朕之意图，即：如果马达加斯加国王有意向某大国寻求保护，则朕衷心希望陛下接受朕之保护，若此乃朕之幸运也，陛下乃远谋大智之士，请自定夺，据欧洲之现状而言，获取欧洲保护乃上策也……朕愿允许陛下任意旅居敝国领地，并严格保证……不论可能发生任何情况，朕将保护前来我国的国王陛下及其臣民，抵御国王陛下的一切敌人……”

一七二三年的秘密事件

当时，这是国家的重要机密。然而一百多年后，当第一部《一六四九年以来俄罗斯帝国法律全集》一书出版，法学家们惊奇地在第七卷中读到了彼得致《马达加斯加国王》的书信（印刷厂已经付印并已毫不保密地加以增印）的时候，一切秘密就逐渐大白于天下了。

这部烫金的文集——历代沙皇的圣旨、诏书和国家法律汇编，是尼古拉一世时印刷的。一开始使我们大为惊奇的就是这份国书。

有些学者，不考虑一个国家在国家和社会基础不久前发生动荡之后的复杂形势，以一种公开讥讽的口吻谈论彼得的这个设想。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尤贝尔·德尚在《马达加斯加海盗》一书中写道：“这是彼得大帝的又一次赌博。而且他是以其固有的精力和半开化人一窍不通的匆忙劲头着手这场赌博的。”

如果恢复这一首次远航的本来面貌，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彼得的罗斯国时代的许多事情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了。的确，这次历程，甚至对参加远征的本人也是秘而不宣的。他们可以从三桅炮舰的装备情况猜想到这次出航的不寻常。他们对那些没有任何一个同胞曾经到过的国家又想些什么呢？

当然，他们对于自己的行程的了解要大大少于今日宇航

员在宇宙飞船发射前所了解的情况。很难说清楚，在这次一旦成功就会使国家列入海洋大国的出航前，他们的心灵深处到底是充满了什么样的认识，有什么想法和感情。

遗憾的是，参加考察队的人都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回忆录、日记或是札记。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这样的材料。

这事不仅要归咎于时间。在准备这次出海考察工作的时候，当时的许多人未必能听到过这件事。即使在被选中的高级军官当中，也并非所有的人都了解彼得的意图。他竭力不走漏风声。在乘员中间，谁也不知道旗舰司令随身携带着彼得致“马达加斯加国王”和致“蒙兀儿大帝”的亲启信。就连旗舰司令本人也不知道，各位舰长已经收到了只能在船只进入大西洋的时候，他们才有权拆封的密信。

对有关这次考察发出的国家公文严守秘密是必然的。当时拟就的文件有许多问题说得不明不白，况且大多数这样的文件根本就没有保存下来。就是已经保存下来的那些文件，也往往是副本，况且还残缺不全。本书几乎把这些文件全部加以引用。

历史学家们对彼得这次考察情况着墨不多——可能也是受了文献证据的限制。考察过后的二百五十年间，只出现过几篇不长的用俄语写就的文章和法国出版的介绍马达加斯加历史的著作，在这些文章和著作中曾提到过这件事。

有一篇文章的作者满有把握地写道：“彼得大帝老早就打算派出考察队周游世界和出征远洋。尽管尚未看到同瑞典

的战争会很快结束，可是陛下已经有了派出船队的想法。”①

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同当时印度洋上的海盗“共和国”举行的秘密谈判是彼得设想的最原始的推动力。彼得总是密切注视他的宿敌的行动，竭力探听他们的“机密”并利用这些“机密”为自己的帝国捞取好处。瑞典同南方海上各海盗共和国结盟的计划就属此类机密。

我们最好就从这类事件开始说起吧。

海盗寻求查理十二世的保护

十七世纪末，欧洲海盗史上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当时存在于东印度的海盗共和国已经瓦解，并且从一六八四年起，失去自己领袖的海盗们遁入南海。他们的许多舰船绕过南部非洲进入印度洋。在丝绸、香料和东方的奇珍异宝的大道附近——马达加斯加东北沿岸及其附近的圣玛丽岛上建立了一些新的共和国。

可是，海盗们在印度洋上的统治时间并不长。西欧的一些海上强国在一六九九年消灭了他们。这对海盗来说是致命的惩罚。马达加斯加的“得手的先生们”已经担心欧洲舰船出现在通往印度的道路上了。他们活动的天地越来越局限于进入红海和波斯湾的各出海口。

于是海盗们就寻思请求欧洲某个国君来保护他们。这个

① И·泽德尔：《第一支远洋考察队的装备工作》，第65页。